

冊七

書名 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清 情癡反正道人 編次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編號 D8651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肉蒲團小說 一名覺後禪



情痴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泓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世間真樂地

肉海

十三回

双紅堂
小説
96m



2028-7

第十三回

紅卷二

破斧焚舟除隱恨

臥薪嘗膽復蕪讐

詩云

聞道春秋大復讐

敢將野史附春秋

董狐不記閨中事

鄭衛全無濮上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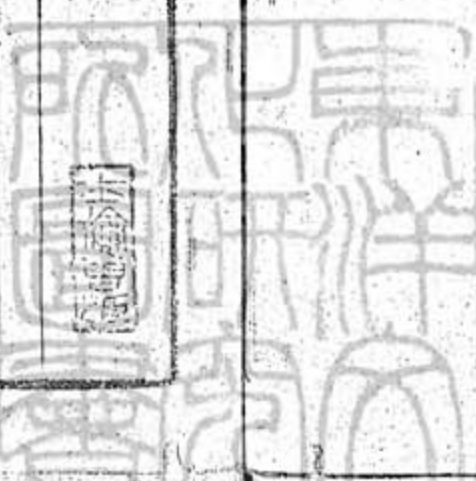
做首色詩寒色胆

敘場蕪事寢蕪謀

冤家別有相逢處

不在區區狹路頭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一來憤恨不過二來無顏見人就把生意都歇了不做終日向坐在家拷問



那個十二歲的丫鬟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的可還有甚麼人替他往來做事那丫鬟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去料想沒有轉來的日子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纔往連對門醜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都說出來又說與他同睡的人不是那個長大漢子另是一個標致後生那長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心上鴉突起來走去問鄰舍鄰舍道有便有个標致後生只同他來得一次不像賽崑崙終日走動况且賽崑崙平日

是個傲性的人只許人奉承他二不肯奉承別人的怎麼肯替人做事大家都弄不明白直待艷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去方纔曉得以前的圈套權老實得了真情就去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他不是本處人家中現有妻子這是娶來做妾的權老實思量道若是賽崑崙自己做事我這冤也不想伸讐也不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帳罷了如今弄騙之人既不是我這口怨氣怎麼忍得住少不得要想个法子報讐難道罷了不成我若與

他告狀一來，有賽崑崙幫助他，二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的官府，那個是不聽分上的。他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輸與他了。二來婚姻的曲直，全出在媒人口裡。鄰舍懼怕賽崑崙，那裡肯替我說話。這條死路落得不要走他。我如今想來別樣的事，不但做不得，就做出來也不快心。只除非尋到他的故鄉訪著他的住處，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慾幾次，方纔快我的心。他淫我要我淫他，婦這終叫做冤報冤，讐報讐，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

樁事痛快。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堅，有甚麼難做的事。如今這遠近的人，那一個不曉得我的妻子。後人先毒後娶，背後談論的話，料想不十分中聽。我就不想去報讐，這塊地方也住不得了。何況有這樁心事，他如今有了那個淫婦，料想還不回家。我就趁此時尋去，或者皇天有眼，要明彰報應，肯保佑我成事，也不可。知算計定了，就把那十二歲的丫鬟與一應家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在一處，別了鄉隣。

破斧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先在飯店之中將就歇了。去訪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起初未到之時，把報讎的事看得容易，不過竟像探囊取物一般，一毫不放在心上。及至既到之後，問着了住居，訪着了動靜，方纔曉得事體難做。漸有些憂慮起來，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少了門，家中沒了犬，只要是个有心人，就可以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的不同，不是

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就不許跨進門檻的。他那份人家，又比別人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的。心上躊躇道：這等看起來，那樁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舉了此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看，若萬一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在這邊，八字不曾見兩筆，就被鐵扉二字嚇走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所在，是孤二另二一个宅子。

四面都是空地，就是有家小的人，尚且不能勾做他隣舍。何況還來的光棍，能勾比隣而居，想做踰牆鑽穴之事。權老實相了一迴，知道沒有房子賃得，就要走回寫處去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一根大樹，上釘了一個木牌，却像有字的一般。權老實走去一看，果然有八個大字，寫在上面道：

荒園召墾初種免租

權老實看字之後，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遍，只見野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思量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

來就是這些空地了。不知是那分人家的，既有荒園，畢竟也有間把房子，等人住了，纔好鋤種。不如就去租了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為名，好看他家的動靜。就走到附近之處，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是那個，可還有間把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那人道：荒園的業主，叫做鐵扉道人，就住在那所孤另房子裡，面只有園，況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另尋房子住的。權老實道：我如今要替他開墾，但不知這位園主平日做人如何？那人搖頭道：普天之下，第一個難相處。

的若好相處。不到如今早有人開墾出來了。權老實道。怎見得他難相處。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看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不過拚不得飯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就只當做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不住。要叫進去做。又沒有工錢。與他這塊園地。三年之前。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差使不過。只得丟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就喜歡不過。肚裡思量道。我以前所處者。是不能勾進

門。只要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機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巴不得求他差使。別人要止錢。我巴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著我。纔有妙處。只是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萬一被他女婿回來。識破機關。就不妙了。他的女婿。雖是我的讐人。還喜得不曾見面。兩個是不相識的。他就回來。也認我不出。只要另換一個姓名。他就識不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為來。名字叫做遂心。他原為報讎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他便叫做來遂心。做小說的。還稱他為權老實。省得人

看花了眼改名之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敲不開的落得不要敲只是坐在門外死等。等了一日不見有人出來回到寓處宿了到第二日又去只見走到之時却好遇着鐵扉道人拿了一把秤一個藍立在門前等買豆腐。權老實見他相貌端嚴衣裳儉朴就知道是本人了。走上前去深唱一個偈起來問道。鐵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招人開墾。小人因手頭乏本沒有生意做

得要替府上租來種作。不知可肯租與小人。道人道。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日力作何如。勤謹不勤謹。不要好吃懶做。耽誤我的產業下來。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吃苦慣的。力氣也將就去得。府上若不信。待我權做幾時。若還開墾不來。再換佃戶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裡居住。權老實道。這個不難。小人又沒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了。何須另出房錢。既種府上的園。又到

別人家去租屋住。道人道：也說得是。這等去寫張租契來。權老實道：寫在這邊了。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體粗笨，知道是個健漢，不但園地開墾得來，連自己家裡的長工也充當得過的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身邊有的是銀子，就去買幾根木料，幾担稻草，叫一兩個粗工木匠，不上半日，就苫蓋起來。雖是茅簷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竟不是個無家之客了。又把種園墾地的家伙，辦得剪齊。每日清晨起來，頭也不梳，面也不淨，就去割茅

剷土。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垂青看顧的意見。鐵扉道人有一間小閣，恰好對着荒園，行起坐臥都在這間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二還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唱采，自己家裡若有費力的生活了，髻做不來的，就央他去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的精神比鋤地更加一倍。不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鐵扉道人見他辛苦，臨去之時，要買壺白酒犒勞他。二就說生平與麴孽無緣，一滴酒也不吃。寧

可回到家中自出已資沽來獨酌不敢累他多費一錢斷了。下遭主顧他不曾進去之先心上還慮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樣生得奇醜所以丈夫厭惡他離鄉撇井去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勾引他上場着了那奇醜面貌這根陽物下舉我要報讎他不肯替你報讎也只看得及至初次進去看見一個絕美的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來見他手下的人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思量道這樣妻子也睡得過了為甚麼丟在家中去占

別人的妻子從此以後他還要忍心耐性緩二的報讎那根陽物倒不肯忍耐竟要剪滅此而後朝食一見了面就拳起義來權老實是個謹密的人見他家裡閨門嚴肅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聲也不則竟像個誠實不去的人一連過了幾個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竟愛他不過自己躊躇道前日女偕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個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多體心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都像

這樣的人討得一個也不枉賠茶賠飯養他。一生我想此人窮無依倚，或者肯賣身為僕，也不可。只是一件光棍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樁不便。一來怕他沒有牽絆，要偷物件逃走。二來男女混雜，那裡防閑得許多。莫說了鬟使婢，照管不來，就是女兒在家，也有許多不便。我家有的是了鬟，他若肯賣身，倚得把一個配他。二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有妻子防閑，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道人雖有此意，還怕權老實不肯，不好明白問他。

日走去看他鋤地不意之中，把幾句巧話試他道：「你這等克勤克苦，又捨不得浪用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為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掙到這樣年紀，還是自家一個，權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氣養活的人，糊得口來也就勾了。那裡能勾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トヨミカシ靠カシ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個，生得兒女出來，百幸之後，也有個燒錢化紙的カウナクテ人為甚麼巴ニ汲ニ苦掙一生，掙到後來一些結果。

也沒有權。老實聽了這句話，知道他有招納之心，就將機就計回覆他道：「大樹底下好遮陰。」這句古語，我難道不曉得，只是投靠人家，也是一樁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見功勞，反要打罵。二怕同伴裡面不能相容，他先來我後到，就要我去奉承他。三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赤膽忠心，就怕形他短處出來，反要在主人面前難間，使你不能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些情弊，所以不敢輕易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勢耀大了，僕從多了，上

下之間，情意不洽，痛癢不關，所以有這些情弊。若還是不大不小的人家，那手下人的好歹，主人就看得出了。況且同伴甚少，有甚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般大主人，像我這樣賢，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三不肯去，不肯去。權老實道：「這是極相應的了。有甚麼不肯去？」道人道：「老實對你說，我家少一個使喚的人，只因沒有中意的，所以不討。如今見你勤謹，老實心上要收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愿，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也先對我說，待我好設

處進門之日，我就揀一個丫鬢配你，你心上何如？權
先實道：若得如此，我終身有靠了。明日就送身契進
來，只是一件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有
也得，不十分思想他方，纔說把丫鬢配我，的話且從
容些，待我服事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人配我
也，不為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不要把
做生活的精神，鋤園地的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
于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身的，又沒
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個，自己跟了主人，只要

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面
不寫幾兩身價，怎麼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領情罷
了。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到此處，
不覺眉歡眼笑起來，又對他道：你這些話句，一說得中
聽，可見是個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你只好辭得
一件，身價不領，成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
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
的人，只為得一扇，先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你為甚麼
不要。身價既不領了，若還妻子又不受，只當是個毫

要干涉的人你便叫我做家三我不好叫你做僮僕
就是差你做事心上也不安這等說起來反不好收
留你了權老實道我知道主人的尊意不過怕我心
性不常後來要去所以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
的意思我不是那樣及人既然主人不放心我承受
了就是兩個說明白了權老實不等第二日當晚就
寫身契送去道人也不等第二日當晚就把了鬢配
他從此以後道人把草舍拆了教他在家裡宿歇起
先喚他來遂心如今把來字削去單喚遂心却好配
他的了鬢又叫做如意眼看報讐之事有了八分如
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

妙在以麤笨直率之權老實而能委曲紆回極
盡詭譎鑽入鐵扉之中為司馬相如之韻事又
妙在鐵扉道人于將來之事節一慮到著一預
防究竟入權老實計中為卓王孫之後身文心
思路造到肉蒲團亦可謂奇之極曲之至矣

第十四回

閉戶說歡娛隔牆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處

無跟

詩云

從來淫女善窺鄰

及見人窺又惱人

究竟惱人無別意

欲留情眼盲嬌喚

却說權老實賣身之前再還是後話他不曾進門之先

那王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揔因筆黑不間不曾

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个狠

心父親把丈夫趕了出去，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葷，就是三夜五夜，也熬不過。何況經年隔歲，守起活寡來，實在的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官冊子擺在面前，做那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事。誰想望見之梅能增渴，而不能解渴；畫中之餅可助饑，而不可充饑。越看越難過，起來從此以後，就把春官冊子放過一邊，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此之時，要消愁解悶，是一種甚麼書好？據在下看起來，隨你那一本戲文，那一部小說，都不中用。

只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列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科。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還可_{ヲシホス}以止望梅之渴，充畫餅之饑。不但活寡守得來，就是死寡也守得住了。怎奈他計不出此，只因把四德三從的道理，認得過當了。此道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所以丟了父書不讀，一起丈夫的書來，就把那些淫詞褻語，如痴婆子傳、綉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畫數翻出來，從頭細看。只見那些書上，但凡說著男子的陽物，不是贊他極大，就是誇他極長，甚至有顯如蝸牛。

身如剝兔^兔掛斗粟而不垂的。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萬，就是論千，再沒有論百論十的。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天地之間有這樣精健的男子。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個上千的時節？他還對我自命說：是天^下無敵的了。難道男子裡面竟有強似他幾十倍的？自古道：盡信書，不如無書。這些不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思量

道：不是這等說。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一怪^二何所不有。鳥^音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個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只是那有這等微倖的事，把這些話疑了，又信^二了，又疑，終日爬起來，女工針指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一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一悵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看見這些書上再沒有

人不相處幾個男子的可見婦人偷漢不是
事我前世不修嫁著這樣狠心男子成親不教

月一云倒去了幾年料他那樣好色的人再沒有

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開得
後門就與別個男子相處相處也不為過只可惜閨
門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別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
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已不得他早些死了好等
男子進來及至看見權老實就像餓鷹見雞饒猫遇
鼠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

江的時節雖有此心一乘見他老實太過相見之際
頭也不抬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
去就要俯就他不但無其時亦無其地後來聽見他
要賣身心上就跳了幾跳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
肯放過他不想專等遂心的反不遂心不想如意的
反如了意見他兩個拜堂之後雙二進房心上就吃
起醋來伺候父親睡了獨自一個潛出閨房走去聽
他幹事權老實的陽物是非同小可的如意雖有二
十多歲只因主人志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還是個

處子、指頭伸不進的東西、那裡塞得棒槌進去、那些
叫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竊聽之人、都
要替他疼痛起來了、王香心上道、這個了頭還大、我
幾歲我成親、那一夜畧熬一熬、男子的東西、也就推
進去了、他為甚麼這等沒用一些苦、也受不起、竟做
出這等模樣來、權充實這一夜、見他承受不起、只得
草完事、王香立了一會、聽不出好處來、只得進房
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去補聽、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
樂、直聽到三夜之後、也是權充實的本事、該當出現

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竟
像曉得有人竊看、要弄賣家私的一般、燈也不吹、帳
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際、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
把握不來的陽物、教如意捏在手中、摩弄了好大一
會、方纔插入陰戶、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搯大了、不
像以前緊澁、權充實就放出本領來、同他幹事、抽送的
度數、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之後、不肯住手、如意
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顛狂之態、呼喚之聲、又
不覺驚天動地、以前替他疼痛的人、如今又替他快

前面走實後面不充實此之謂權走實也

活起來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不但褲子不乾，連一雙凌波小襪都溼透了半截。從此以後，王香一點芳心，注定在權老實身上。權老實自進門之後，也就改絃易轍，不肯走實。起來遇見王香，不住把眼睛偷覷。王香若有笑面，他也把笑面相承。玉香若有愁容，他也把愁容相對。一日，玉香在房裡洗澡，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了一聲。玉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肌膚好動，淫興故意說一句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一個不要進來。」權老實知道這

句話是此處無跟之意，就不敢拂他的感情，把紙窗溼破一塊，靠在上面。張他玉香看見窗外有人，知道是了。起先是背脊朝外，胸膛朝裡的。此時就掉轉身來，把兩個肉峯，一張北戶正正的對著窗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去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倒，兩腳扒開，現出個正面，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把兩隻手捧住北戶，自己看了，長歎一聲，做个搔癢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老實看見這些光景，一來慾火甚炎，不能止過，二來知道這

个婦人淫也淫到極處熬也熬到苦處只怕不去赴
席反要怪人肯去領情決不拒客的了就把房門一
推直闖進去跪在玉香面前說一句奴輩該死就爬
起身來把他摟住玉香故意吃驚道你為何沒原液
故這般胆大起來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
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的去處訴出衷情
待小姐許了纔敢放肆不想今日偶然走過看見千
金之體生得嬌嫩不過熬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小
姐求小姐救命玉香還有幾句套話要講出來只恐

怕耽擱遲了被人撞見就對他道這等你的意思要
怎麼樣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麼事體不成權老實
道小人也知道這個所在與這個時候不是幹得事
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玉香
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麼肯放你來權老實道
他是極會睡的夜間幹事之後一覺直睡到天明直
等叫過幾十遭方纔得醒我若夜間瞞了他來他難
裡知道玉香道這等依你就是權老實見他允了就
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兩三個嘴方纔出去

出去之後，王香怕他失信，又叫轉來問道：「你今夜當真來不來？若當真來，我好開了房門等你；若還未必，我就關門睡了。」權老實道：「怎麼不來？只求小姐忍耐些，不要心焦，就是兩個訂明白了，方纔散去。」此時天色已晚，玉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要先睡一覺，養一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著，捱到一更之末，二更之初，聽見房門挨响，知道是他進來，就低一叫一聲道：「遂心哥，你來了麼？」權老實也低聲應道：「小姐心肝，我來了。」玉香怕

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連忙爬下來，接引。接看了手，就牽上床去，恐怕他不知寬窄，要蠻弄起來，先分付一聲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比別人的不同。我一時承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權老實道：「千金之體，怎麼敢輕易唐突？我自有一絕妙的法子，引他進去，決不教小姐吃苦。」就是玉香道：「若是這等，我就感激你了。」權老實說便說這一句，還疑他故意粧嬌，說那樣謙遜的話，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的本錢，便自家妻小還怕疼痛之理？就把易物對著牝戶口，

說不唐突、依舊唐突起來、玉香熬不過、就惱起來道、你難道一邊說話、一邊忘記了不成、怎麼叫你從容些、又是這等急遽、權去實見、抵不進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賠个小心、回覆道、不瞞小姐說、我不曾見過、嫖致婦人、摸著小姐這樣肌膚、心上愛你、不過、已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將功折罪、著實從容些、就是了、說過這幾句、就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兩旁、鍊挨西擦、不但敢入室、亦且不敢升堂、竟在腿縫之中、弄送

起來、你道他是甚麼意思、原來是个疏石引泉之法、天下最滑之物、莫過于淫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上、凡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不過等不得淫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沁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別洞之泉、不若本源之水、來得便益、又且與土物相宜、以淫水滋淫物、猶如用河水煮河魚、滋味不變、自然容易入口、這兩件事、同是一種道理、這樣道理、權去實起、先也不知道、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相

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道理來、就把極難
之事、弄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與艷芳昔日的陰戶
寬窄相同、權老實撫今追昔、忽然記起舊事來、所以
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
使他裡面痒不過、自然有淫水出來、淫水一來、就如
淺灘上的重船、得了春漲一般、自然一息千里、連篙
槽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過門不入、只說走
錯路頭、竟把腿縫認做陰戶了、就笑起來道、你在這
裡做甚麼、權老實道、在這裡幹事、你難道不曉得、玉

香又笑道、你這椿事幹錯了、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
的、權老實道、一毫也不錯、只怕你往常倒幹錯了、還
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
起來、權老實知道春漲已至、又怕淫水太滑、抵不著
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把兩腿分開、捏住玉香一隻
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錯了、如今尋不著
真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陰門、把龜頭湊
在上面、分付他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力、我放了手
罷、權老實道、且慢些、還求你扶住他、待他進了大門、

然後放手，王香也知竅見，他說了這句，倒添上一隻手，把陽物圍在中間，做了陰戶的外廓，使他必進無疑。權老實挺起陽物，先在外廓裡面弄起，漸二弄進內廓去，每抽一次，送進一二分，不止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不知不覺，已盡根入進去了。王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二樓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趣。我自家的男子，終日偷婦人嫖女客，何曾有這樣溫柔軟款。我如今要愛殺你了。權老實任事之初，就

得了這篇獎語，自然要勵精圖治，不肯偷安了。抽送過遲，慮蒙罷軟之誚，舉動太急，恐來浮躁之訕，只是不猛不寬，不緩不急的做去，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贊，連獎語都做不出來。方纔住手，王香自有生以來，不曾嘗著這樣滋味，那裡歡喜得過。從此以後，夜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底，索性對他說過，明二白二的往來，王香怕如意吃醋，盡心竭力奉承他，名為主婦，實同大小，或是每人一晚，直睡到天明，或是各人半夜到子時交代。

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權老實幹到舉處，竟不知誰是小姐，誰是梅香，若要叫喚，只是一概心肝到底，權老實的初意原為報讐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個月，即便抽身不可，被婦人戀住，朝淫暮樂，耗損精神，倒被他報了讎去，誰想寬孽之事容易不得開交，當時與艷芳睡了幾年，再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了孕，起先還不覺，及至兩三月之後，害起喜來，方纔知道，千方百計尋藥來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啼哭道：「我這條性命送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

家父親是何等的心性，一句話講錯，尚且要打罵的人，肯容我做這樣歹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預先死了，還省得_喘氣，說了這些話，就要上吊起來，權老實再三苦勸他，回覆道：「你若要我死，只除非生個計較，領我逃走，二到他鄉外國去，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又好做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的生出來，是男走女，_是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只當把一樁事，救了兩條性命，你心下何如？」權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依他定了主意，要瞞著如意做事，恐怕他

預先知覺要說出來、只得與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在一處、伺候鐵扉道人睡了、開々大門、一同逃走、但不知他走到何方、後來怎生結果、直要看到第十八回、纔知下落。

評

有人者到此回、怪作者顧此失彼、說果報處、尚有勸懲相礙之弊、未央生毒人也、當有淫佚之妻、鐵扉道人善士也、不當有私奔之女、天公即懲懲毒、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此等報應、正

是天理不謬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豁刻太甚、况有慳吝之惡、以濟之、如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而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烏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孤介到已甚處、定有無限豁刻之事、與殘忍刻薄之政出來、所以干犯天和、不昌厥後、為君子者、不可不慎、作者于此不但懲奸、亦且戒刻、彼烏知之、從來看書之法、要看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